

李泽厚十年集

美的历程

附：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



安徽文艺出版社

PDG

《李泽厚十年集》出版说明

《李泽厚十年集》收李泽厚 1979—1989 年间撰著的九种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论著作，分四卷编排。第一卷为美学卷，收入《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三种美学著作；第二卷为哲学卷，收入《批判哲学的批判》、《我的哲学提纲》两种哲学著作；第三卷为思想史论卷，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种思想史论著作；第四卷为论学、治学卷，以《走我自己的路》的原著为主，补收了作者随后的若干篇新作。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生于 1930 年 6 月，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间的美学问题论战，曾以重实践、尚“人化”的“答题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在当代中国美学界卓成一家。^①进入新时期之后，李泽厚不断拓展和深化他的学术探索，在美学、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诸方面，迭出新作，多所创见，有关“主体性”的理论和“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概念，对于美学、哲学、文学和

文化诸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新时期的美学、文学理论的更新与突破，其人其作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为着增进新时期以来的精神文化积累，给研究界和读书界提供有关李泽厚著述的系统而可靠的文本，我们编纂、出版了这部《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此次收入文集的所有著作，都由李泽厚先生重新予以校订或增订，改正了以前版本的错漏，全套文集特聘白烨先生承负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李泽厚先生予以了通力合作。此外，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瑶均先生的诸多协助。

1993年元月

《李泽厚十年集》自序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居然有热心人愿意出版我的书，真是感慨系之，何幸如之。正好，十年前均少有作品，于是出此《十年集》。

书分四卷。除订正少数错漏及第二卷中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三卷中近代思想史论诸文有删改外，未作变动。一仍旧貌，以见因缘，为上上好。

还说点甚么呢？好像有许多话可说，又好像甚么话也没有。鲁迅当年曾慨叹向秀思旧赋“刚开头就煞了尾”。那么，如其那样，又何不根本不开头呢？没有开头，也就没有结尾。

是为序。

1991年秋8月于北京皂君庙

第一卷内容介绍

本卷收作者 1979 年后的美学专著三种。作者成名于五十年代的美学论战中,被认为是三派之一(另二为朱光潜、蔡仪)。此三本则为作者美学思想在文革后的伸延,其特色是现代哲学观念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美的历程》是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所作的鸟瞰式的宏观美学把握,提出了诸如“龙飞凤舞”“狞厉的美”“儒道互补”楚汉浪漫主义、“人(文)的觉醒”、佛像雕塑、山水绘画三品类等等重要观念,发前人之所未发。《华夏美学》则从传统理论出发,比前书更为深入地谈论了华夏文化强调理欲交融的非酒神型特征。此两书构成作者中国美学史的内外(艺术史)篇。《美学四讲》是作者美学思想的系统论者,通过“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话语,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观,构建起作者本人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回应了国外各派哲学美学思想。

目 录

美的历程	1
华夏美学	205
美学四讲	417

美的历程

目 录

一	龙飞凤舞	
一	远古图腾 ·····	9
二	原始歌舞 ·····	17
三	“有意味的形式” ·····	21
二	青铜饕餮	
一	狞厉的美 ·····	38
二	线的艺术 ·····	45
三	解体和解放 ·····	49
三	先秦理性精神	
一	儒道互补 ·····	54
二	赋比兴原则 ·····	59
三	建筑艺术 ·····	65
四	楚汉浪漫主义	
一	屈原传统 ·····	70
二	琳琅满目的世界 ·····	75

三	气势与古拙	83
五	魏晋风度	
一	人的主题	87
二	文的自觉	97
三	阮籍与陶潜	102
六	佛陀世容	
一	悲惨世界	107
二	虚幻颂歌	114
三	走向世俗	118
七	盛唐之音	
一	青春、李白	123
二	音乐性的美	132
三	杜诗颜字韩文	135
八	韵外之致	
一	中唐文艺	142
二	内在矛盾	146
三	苏轼的意义	154
九	宋元山水意境	
一	缘起	159
二	“无我之境”	163
三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167

四 “有我之境” ····· 171

十 明清艺术思潮

一 市民文艺 ····· 179

二 浪漫洪流 ····· 185

三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 191

四 绘画与工艺 ····· 197

结 语 ····· 201

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末，从哪里起头呢？

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

一 龙飞凤舞

一 远古图腾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有远为长久和灿烂的历史。70年代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¹、河南新郑²、密县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将近8000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

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形，丁村人的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橄榄形……等等。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和许多所谓“装饰品”：“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

1 《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6期。

2 《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就三个数据的情况来说：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大致作7500年左右，恐怕是比较可靠的。”（李友谋、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考古》1979年4期）磁山稍晚于裴李岗，而远在仰韶文化前，“仰韶文化最早期的年代大约是6000年左右”（同上）。

3 《河南密县袁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5期。

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¹ 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串在一起）……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但要注意的是，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式要求（节律、均匀、光滑等）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冻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后者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人身的扩大再生产）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则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当他们作出上述种种“装饰品”，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正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

¹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

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¹ 追溯到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² 就算真正开始了。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原始的审美——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不可能离开它们独立存在一样：山顶洞人的所谓“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

1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 关于巫术（Magic或译“魔法”）与宗教的异同，关于巫术、神话（Myth）、礼仪（Rite）、图腾（Totem）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次序，能否等同诸问题，本书均暂不讨论。